

S I M I N G S H A N P A N

高松年 主编

金盏文香

四 明 山 畔

张良芳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S I M I N G S H A N P A N

高松年 主编

金盞文薈

四 明 山 畔

张良芳 著

北京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四明山畔 / 张良芳 著. — 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6.10

(金盏文荟 / 高松年主编)

ISBN 7-80171-888-7

I. 金... II. 高...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浙江省—
当代 IV. 1218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8742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 100009)

杭州萧山日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20 字数: 2400 千字 插页: 20

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 套

ISBN 7-80171-888-7

定价: 310.00 元 (全十二册)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 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 100009

序

在祖国东海岸的宁波西乡,有个叫九龙乡的地方。她西接四明山鹿,东靠宁波市区,南近栎社机场,北临杭州湾大桥,高速公路在它境内穿过,民营企业兴旺发达,农村一片繁荣富强。人们住着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屋,吃着营养丰富的鸡肉鱼蛋,家家门前放着电瓶车、摩托车,有的人家还放着面包车、小轿车。大都过上了小康生活。

更令人神往的,这里有座世界著名的梁祝公园,一年四季游人络绎不绝,成为一方向往爱情的神圣地方。由此带来了宽阔的公路,热闹的街市,一刻钟一辆的公交车和首尾连接的小轿车,使这里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

但是在六十年前,这地方却是交通闭塞,灾荒连年,广大劳动人民在日伪统治下过着苦难和屈辱的生活。

自己种田的人家,很多人家是镰刀放下没饭吃。至于做五个月的——季节工,他们就更苦了。当地人说:“早稻米饭芋艿羹,五个月头壁外张”。他们起早落夜含辛茹苦,为老板们耕耘了半年,等到早稻割进了,却被主人家辞了出来。于是他们只得去打铁做

小炉，或到江对岸慈溪余姚去割中心稻来养家糊口，苦渡生涯。

为此，这四明山畔，宁波西乡梁山伯庙一带地方的贫雇农们，为了应付艰难的生活，几乎都熟悉两种行业。农忙时给人家做五个月或打忙工；农闲时便与人搭伙，租一只小农船搭上船篷，船里放上砧头、风箱和各种火钳、锤子等打铁工具与一些旧钢材和煤碳等原材料，把小炉船摇东到西去四乡转游。在各村各庄的河埠头或祠堂门口做小炉、打锄头铁耙、修理农具和炊具。一个秋场，梁山伯庙脚下，可以开出几十只小炉船。以致后来在宁波城里和四乡八镇开打铁店的，都是西乡梁山伯庙脚下的人。

如今且说梁山伯庙左前方，二里路外的九龙乡的一个小村庄，名叫芦苇漕。因为当年该村河中有丛乌蓬蓬的芦苇而得名。芦苇虽早在几十年前叫罗家桥罗震山的父亲罗益富，说是挡住他们村里的风水给砍掉了，只剩下一些小芦苇和芦根，但是人们仍习惯地叫它为芦苇漕。这芦苇漕村庄虽小，只有几十户人家，倒也有个像模像样的祠堂。坐落在村后朝南的祠堂门口，一副黑漆金字的匾额上写着“闽水家声远，鄞西水泽长”的对联。相传上代太公还是个福建人，当年因逃荒流落到这地方。老祖宗当时和妻子逃出来时，只挑一副箩筐，一头坐个孩子，一头放着些锅碗瓢盆。当他们流落到鄞西地面时，看这地方山青水秀，土地肥沃，便在河漕头搭了个草棚安了家。还把路上捡来的一根芦根扔在河漕里。几年后，这里便成了一个芦苇漕，几百年后子孙繁衍，便成了芦苇漕村。

上代虽是一个太公的，但如今下代早都五花八门了。村里除了当保长的张芝青和张兴发、张兴旺等人家，还都种着十几亩到三十几亩的田外，大部分人家都已沦落为做五个月和打铁的了。

俗话说百姓百姓一百个性，一个村庄虽只有三四十户人家，也难以一一尽述。如今我们且说住在村中央的老成章一家的变故吧。

老成章今年五十一岁，生有三儿两女。除大女儿已死，小女儿从小领给四明山一户人家做童养媳外，身边尚有三个儿子。大儿子

祥荣，从小给人家看牛做五个月；二儿子祥青，人有点傻，在自己家里侍弄三亩田；小儿子祥甫跟自己长年出外打铁做小炉。儿子和爹四个壮劳力，一年到头扒扒挖挖，却仍喂不饱四张嘴。要说老成章从来没有好过，那也不尽然。当年他年轻时和父亲种田打铁做小炉，也曾兴旺过。直到他父亲去世时，自家养着一头小牛娘，租种着罗家十几亩田脚片，他和父亲一起在春头和秋场做做小炉，日子过得也还可以。过年时光，自家也能酿半缸老酒，做一石米年糕，谢年晚头也能够请左邻右舍欢欢喜喜地来吃一餐年糕汤。

可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，坏运道就来了。那年正是老成章妻子生他小儿子祥甫时光，先是大旱三个月，晒得河底可种茄子，稻田龟裂得可以踮进去小孩子的脚，禾苗都成了干草。而后又来了一场十二级大台风，把干枯的稻杆子上结着的几粒瘪谷子也甩得精光。田稻籽粒无收，可捐税田租却照样要交。罗震山的父亲罗益富来逼租，老成章向他求情说：“罗老板，今年受灾，眼前自己的口粮都一点儿没了，这租谷只好求您捱到明年给你了！利钱我会照算给您的。”但罗益富头一摇说：“我不想放债，有收没收我不管！反正这田你种着，就是一粒没收，我也要把租谷如数弄清！谷称不出，可以用别样东西顶嘛！”结果硬是把老成章养了十多年视作生命一样的那头小牛娘给牵了去。还扬言要来拆屋，害得生下孩子没几天的妻子受这一惊，得了生姆痨，一气之下，扔下四个孩子与老成章含冤去世了。当时老成章气啊！急啊！逼得他捶胸顿足，几乎上吊。为着大儿小女哭哭啼啼拖着他，左邻右舍再三劝慰，他才咬着牙齿挨过来。这下子破产不说，弄得连个管家婆都没了。这留下的孩子一个比一个小，像梯子一样。最小的祥甫生下来还不到一个月，呜哇呜哇地撕心裂肺的哭着爬在妈妈的遗体上找奶吃。其他几个大点的孩子也都立在母亲的遗体旁“阿妈呀，阿妈呀”地嚎哭，哭得老成章的心都碎了。在亲戚朋友和众邻舍的帮助下，从望春桥棺材店赊来一口白皮棺材，草草的收拾过妻子的遗体。老成章只好硬着心

肠，把六岁的祥荣送到同村宝华家去看牛；把四岁的女儿秀娥送给人家去做童养媳；把才生下来不到一个月的小毛头祥甫，只好求堂阿嫂阿木妻子代为抚养；自己和老阿木开一只小炉船，到外乡去打铁做小炉，把二儿子只好带在船上。从此是再种不起田了。

但是老成章是个三不相信的人，倾家荡产妻亡子散的沉重打击，并没有挫折他对生活的勇气。他坚强地站起来，照样满怀信心地撑持着，打算以后东山再起，重建家园。

“娘的！我不相信！我老成章就这样完结了！五百年风水团团转，看我老成章永生永世翻不了身啦？”几杯酒落肚，老成章常常愤愤不平地对老阿木等这样说。

随着儿子们的长大，日子稍为宽绰一点，他对复兴家业的信心就更强烈了。

“看着！罗家人弄不倒我！”他说，“再过几年，我和祥甫两个打打铁，家里再买一头小母牛，置一副牛犁车盘，租他十几亩田，让祥荣和祥甫在家莳弄莳弄。等过两年再一个一个讨上媳妇，那时我老成章不又轰轰烈烈的好起来了？”

可是这仅仅是老成章的幻想而已。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农民破了产想再兴旺发达，无异如盼望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难。因此老成章是这年想着那年好，却是年年两件布衫当夹袄。他和三个儿子一年做到头，辛辛苦苦挣来的工钱交了这个捐那个税，除了糊口，至今连老伴死时赎的棺材钱都没有还出过。如今大儿子祥荣都已经二十五岁了，还连个媳妇的影子都没有，仍是一家子四条光棍。

人说“衣裳贼破，胆子贼大”，这句话有一定道理。老成章这样不行时运，却并不灰心丧气，反而更加天不怕地不怕了。以前他还有点瞻前顾后，为了老婆孩子，求个太平，常常忍气吞声，委曲求全。如今他说：“除死无大事，讨饭永不穷。”有时一口酒落肚，便红着脖子对老兄弟们说：“嘿，他娘的！从前我都太老实。现在我没有这样好给欺侮了。老子横竖给他弄成这样子了，我还怕他啥！他是

两个肩膀扛个头，我是一个头带两个肩膀，怕他咋的！穷也要穷得有骨气！”因此村里族里遇到黑无常和张芝青等来欺侮时，别人不敢，他就敢叉手横臂、挺胸凸肚地站出来打抱不平。他又是族里的干事，为此左邻右舍和村坊上人，每遇到急难之处，都来找他，连宅长老阿来有事也常来向他讨主意。因而保长张芝青等虽然当面不敢顶撞他，而背后却十分忌恨他，黑无常也把他看作是芦苇漕村里的一株稗草、一个不好吃的烂芋头，伺机要报复他。

但是老成章仍不肯安静，这回为村里一株大樟树事情，老成章和保长张芝青又针尖对麦芒地对上了。

目录

CONTENTS

001	序
001	第一章:大樟树的风波
017	第二章:三月高桥会
039	第三章:放火解恨
053	第四章:祥荣与彩凤
074	第五章:喜 事
104	第六章:寻衅闹事
132	第七章:典田保人
145	第八章:生离死别
154	第九章:调戏新妇
176	第十章:虎口逃生
193	第十一章:夫债妻顶
218	第十二章:灾难深重
240	第十三章:兄弟相会

266	第十四章:战斗中成长
274	第十五章:强征暴掠
287	第十六章:重返故乡
311	第十七章:小店杀汉奸
331	第十八章:勇斗游吃队
358	第十九章:大闹半里镇
368	第二十章:金土昌
383	第二十一章:罗震海
408	第二十二章:缴械小阎王
414	第二十三章:奇袭罗家桥
439	第二十四章:阻击康家漕
457	第二十五章:欢喜过年
469	第二十六章:跟踪追击
498	第二十七章:奋战后埠桥
523	第二十八章:兄弟相残
559	第二十九章:痛歼突击营
576	第三十章:抗战胜利了
612	后记

第一章 大樟树的风波

“阿爸，你算了吧，又去多管闲事，你斗得过他们？到头来又是咱们自己倒霉，还是趁早做小炉去的好。”老成章的大儿子祥荣在灶间紧锄头柄，准备和祥青去太公坟头种点菜。他皱着眉头，对坐在前间椅子上一锅接一锅抽着闷烟的阿爹说。

“算了？我不能算！这口气我受不了！他娘的坏种。我宁可不去做小炉赚铜钿，倒要看看，他敢来锯河槽头这株大樟树！婊子养的黑无常，太欺人啦！”

老成章气得满脸大胡子根根直竖，呼呼地喘着粗气，把长竹杆烟锅嘴在石板地上敲得突突地响。

“阿爸，”祥荣把锄头柄紧好在石板上顿了一下说，“你拗得过人家？这些年来，我们吃了人家多少亏！你还没有受够？再说这大樟树也不是咱一户人家的，咱自管自都管不过来，你还去管这些闲账，何苦来呢？”

祥荣的话还没说完，老成章气得猛地站起身来，把破竹椅拖得哗哗响，睁大眼睛冲着大儿子大声地骂：

“你懂个啥晒，混账东西！你想管起我来啦！我是族里的干事，族里的事我不能不管！”

也不知啥时候走进来的老三祥甫听了大哥祥荣的话也插上来说：“都像你这样老实，样样事情听人家的，处处地方受人家欺侮，还做啥个人！”

“你，你们……嗯……好！我不管你们……看你们能闹个啥名堂出来。”

祥荣见祥甫也帮着父亲指责他，气得瞪了他一眼，扛起锄头找祥青到太公坟头弄菜园去了。

这是1938年的一个秋天。事情是这样的：芦苇漕河埠头有一棵四、五抱粗的大樟树，乌蓬蓬地遮着整个河漕头，也不知长了几百年，成为芦苇漕一景。不久前传来消息，说是前村罗家桥大老板——罗震山，要嫁女儿做樟木箱，看中了这株大樟树，要把它锯去。这消息传到芦苇漕人的耳朵里，特别是尽天在这株大樟树下洗衣淘米的前头门人，更是息切相关奔走相告，气愤地骂黑无常丧尽天良，强横霸道。有人说这是族长老头作主卖给黑无常的，有人说是保长张芝青私自作主讨好黑无常，送给黑无常的。这消息传到已经租好船上好蓬搬上了打铁工具，准备和祥甫去做小炉的老成章耳朵里，一时无心出门，他愕愕地站在船头，瞪大眼睛忧心重重地望着大樟树。良久，他猛地跳上岸，双手叉腰气愤地嚷嚷：

“嗯，婊子的儿子这是谁作的主？宅长老阿来？他要作这个主也该与我商量一下。说不定是张芝青为讨好罗震山私下答应的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株大樟树是上代太公留下来的老家当，绝不能轻易卖掉，更不能送给黑无常。”当下他气得去问老阿木：“阿木，你知不知道这事体？”“我不清楚。”老阿木说。

“那咱们找宅长老头去。”老成章说。

老成章拉了老阿木来到村中三间屋老阿来家。六十多岁的老阿来，只有个领来的儿子和一个小童养媳。儿子不喜欢小童养媳不

愿安耽在家，整天在外东荡西逛。老头子还得靠自己种五亩田雪菜腌来卖咸菜过日子。今天他刚刚从姚江对岸裘市镇挑咸菜担回来，累得气喘吁吁的。刚躺下休息听得有人敲门，他咳嗽着问：

“啊！啊！啥人啦？我自己都累得要死，有啥要紧事体嘛？”

“是我成章啦。”老成章叫开门站在门口头，焦急地向老阿来问了关于大樟树的事情：“前头门河埠头那株大樟树你有没有答应过卖给黑无常……”

老阿来瞪大眼睛瞅了老成章老半天，摇摇头说：“阿呀，阿呀，什么大樟树？谁说是我答应卖给黑无常的？造谣？咳，咳咳……”阿来太公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老成章掉头拉着老阿木就走，回到家里干生气。这不刚才又和大儿子吵了一顿。

中午歇晌的时候，老成章提着烟锅嘴又来到河槽头，仰望着那株枝繁叶茂乌蓬蓬的大樟树呆呆地出神：“难道上代太公留下来的这株大樟树，这回真的要让我黑无常锯去了嘛？”他一边抽烟一边痛惜地叹息。

一会儿，常来大樟树下歇凉的后生们和来河埠头淘米洗衣的妇女们，见老成章站在那里皱眉蹙额地望着大樟树发呆，便关心地问他：

“成章叔，这株大樟树真的要剖给黑无常？”

“这是啥人主意啊，我们一点儿也不晓得！”

因为这株大樟树是河头树，它像顶大雨伞似的遮盖着整个河槽头，给人们带来很多好处。男人们常在树阴下的青石板上下石子棋，纳凉睡午觉。女人们一面洗衣一面聊天，大家互相交换着从外面听来的各种消息。孩子们伏在树荫下的石砌河埠边沿钓鱼钓虾。这河头埠的大樟树下，简直是芦苇漕的文化和信息交流中心。除此之外，河漕横头的树荫下也是老牛们中午歇晌的好地

方。每当干完了农活，主人便把它们拴在这里让它们躺在河埠边的树荫下悠闲地嚼草，睡觉。可如今有人却想把这株大樟锯掉，以后这河埠头要变得光溜溜的，再没有树荫可歇昼了。妇女们洗衣淘米要晒太阳了；孩子们也没了这惬意的好去处可钓鱼虾；连老牛们都没地方可乘凉了。自然，没了阴凉的树阴大家更不会来这里领消息了，这怎么不叫大家关切呢？如今见老成章站在这里，大家不由的七嘴八舌地都过来问：

“成章叔，这大樟树到底是谁这么大主意答应给罗震山的？”

“婊子养的罗震山，连这样的千年古树也要来锯。明天说不定还要来拆我们的祠堂呢。”

“难说，人家有钱有势，他看上你什么就拿什么，你有啥法子！”

“哼，他敢来动一动，我们就要他好看！”

“莫吵莫吵，这事总有人答应的，先要问问清楚楚，罗震山再霸道也不敢随便自己来锯。”

老成章见后生们气愤地发牢骚，他提高嗓门说：“谁的主意？大家心中还不清楚？”

“啥人哪？”

“族长老阿来？”大家不解地问。

“老阿来早不管族里的事了！”老成章吸一口气摇摇头说：“我刚刚还去老阿来处问过。他一点儿也不知道。”

“那是啥人呢？”

“肯定是后棣楼屋张芝青那家伙！”祥甫说。

“还会有啥人！”老成章在石阶上把烟锅嘴敲得突突地响。

“成章叔，那我们去找他！”贵发听了老成章和祥甫的口气也心中有数地闪着一只好眼，火辣辣地说：“要问过清楚。”贵法只有一只眼睛好，村人们叫他独眼龙，他左边的一只眼睛是小时候

给黑无常罗震山放牛时被牛角触伤的，如今那只眼睛半开半闭的，成了一只看不见东西的瞎眼。

“找张芝青去，谁给他的那么大的权力！”祥甫愤愤地朝张芝青住的地方说。

“成章伯，走，我们跟你去，”咬脐也催着老成章说。

“成章哥，我看去问问清楚也好。”连一向不大管闲事的老阿木也鼓励他说：“这事体到底是真是假？真要把这株千年老樟树锯掉，我们怎么对得起祖宗呵！”

“娘的，走！”老成章霍地立起来，把刚插进腰带里的烟锅叭嘴又拔出来，气恼地思考着怎么问张芝青。

“走，走，走，成章叔，我们都跟你去！”

“走，走，走，婊子养的张芝青，好大的狗胆，要他去回绝黑无常！看他还来锯不锯了？”贵法、祥甫、咬脐、根宝等响亮地喊着，踊跃地跟着老成章走。

人们咋咋呼呼闹闹嚷嚷都拥着老成章，后面还跟着一群小孩去看热闹。

当老成章他们来到后埭楼屋张芝青门口时，祥甫、贵法、咬脐、根宝等几个后生往张芝青屋里一望，见前间客堂间里静悄悄地没有人。老成章把塞了老半天的烟锅叭嘴从烟袋里抽出来，咳嗽一声问：

“喂，芝青在家嘛？”

“啊，谁呀？”楼上一个女人的声音尖声尖气地问。

“我找芝青，有点事情要问问他。”老成章点着了烟锅叭嘴吸了一口烟，抬头望着楼梯口说。

“叫他下来！”贵法等后生们站在老成章背后向楼上大声喊着。

“下来叫他回话！”祥甫、咬脐等也大声的喊叫着。

“啊，啊，啥事体啦……他刚刚睡午觉呢……”一个尖声尖气的声音不耐烦地回答，拖着拖鞋走到楼梯口来。

张芝青的老婆村里人叫她臊狐狸，这会儿她脸上搽得花狐狸俏扭着水蛇腰走过来。走到楼梯口，看见门口立着那么多人，打头的老成章一手叉腰竖眉瞪眼地立在前面，后面拥着一群后生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忙堆下笑脸来哆声哆气地对老成章说：

“呵，是成章太公呀！”因为张芝青在芦苇漕村里辈份最小，所以张芝青老婆也叫老成章为“太公”。“成章太公，有啥事体找芝青啊？快进来坐！快进来坐！”

她走到楼下看到大家愤怒地鄙夷地看着她，不由的一惊，又见老成章竖眉怒目威严地瞪着她，一定有什么事情来找她男人，于是她又怯怯地放低声音问：

“成章太公……你……你们有啥要紧事体……”

“叫你男人出来，我们要问他一句话。”老成章抬了一下烟锅嘴说。

“快叫他下来！”祥甫等后生们也大声嚷嚷，“摆啥臭架子！”

“门背后拉屎躲不过天亮的，叫他下来！”贵法也在老成章后背跳着叫。

“啊，啊，好，好，我去叫！我去叫！”张芝青老婆怯怯地急忙奔到楼上去。一会儿，张芝青趿着拖鞋扣着香云沙短衫纽扣神色慌张地走下楼来。

“啊，啊，成章太公……是，是您呀？我，我刚刚躺下……快，快请进，快请进来！”张芝青说话本来有点口吃，现在变得更口吃了。他见老成章背后跟着这许多人，不觉心里发毛。

张芝青是芦苇漕村里最大的老板，他种着四十多亩田，雇着两个长工，又当着第三保的保长，可谓有钱有势，怎么看见老成章和这些穷后生们会直不起腰来呢？

原来张芝青年轻的时候在上海一家洋布店里做跑街，后来因

嫖赌吃喝，贪污店里的钱，被老板解雇回家。回乡后，到宁波的洋布店贩点布来在乡下赶赶集，摆摆布摊，跑跑村坊混日子。不久，凭着他在上海滩做跑街时学的那套钻营吹拍的本领，看到有钱有势乡绅老板，买布时给他们一些实惠，逢年过节又从城里带一些小礼物送给他们，很快结识了本地的地方绅士们。其中包括本乡赫赫有名的乡长罗震山。不久，便由罗震山的推荐，在九龙乡乡公所当了事务员。

他做了三年事务员，对上奉承吹拍，对下敲诈欺压，运用各种卑劣手段，像变戏法似的，一下子便兴旺发达起来。不久便在芦苇漕村买了四十几亩好田，还在村后盖起了三间楼屋，先后买进两头大水牛，做起了崭新的两付牛车盘、水车，雇了一个长工、一个看牛娃，像模像样地做起种田老板来。几年来他的家当越来越大，后来他就辞掉了乡公所的事务员。他本来是罗震山一手扶植起来的，如今虽不在乡公所了，回到村里就叫他当个保长，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张芝青当了保长之后，一面利用收税收捐巧立名目，从中加码；一面倒卖稻谷、席草、菜籽等农副产品，囤积居奇，牟取暴利。几年时间一下子就成了村里的首富，又当上了保长，这就成了九龙乡第三保有权有势的人物了。

但尽管张芝青在外头名声响亮，可芦苇漕人却并不买他帐，外头人叫他“芝青老板”“张保长”，但是村里人却叫他“张百骗”“活乌龟”。原来他的老婆是宁波妓院里抬来的。这个女人长得并不好看，脸上还有点雀斑，可是却很爱俏，两边嘴里镶着两颗闪闪发亮的金牙齿，脸上涂着一层厚厚的雪花膏，再加扑粉和洒花露水，身上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怪味。她上身常穿一件紧身旗袍，下面的长统丝袜一直穿到大腿跟，袍衩开得特别高，故意让人看见她白白的大腿。走起路来一扭一摆，说起来话来尖声尖气像个小姑娘，见了男人挤眉弄眼，十分风骚，村人们看见她恶心得吐口水，于是人们就起她一个外号，叫她“臊狐狸”。